

当代俄罗斯文学视野下的
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
主题与诗学

孙超◇著

DANGDAI ELUOSI WENXUE SHIYE XIA DE WULICIKAYA XIAOSHUO CHUANG

GU SHI X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俄罗斯文学视野下的 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 主题与诗学

孙超◇著

DANGDAI ELUOSI WENXUE SHIYE XIA DE WULICIKAYA XIAOSHUO CHUANG

YU SHIX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俄罗斯文学视野下的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主题与诗学/ 孙超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81129 - 485 - 9

I. ①当… II. ①孙… III. ①乌利茨卡娅—文学创作—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488 号

当代俄罗斯文学视野下的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 主题与诗学
DANGDAI ELUOSI WENXUE SHIYE XIA DE WULICIKAYA XIAOSHUO CHUANGZUO; ZHUTI YU SHIXUE
孙 超 著

责任编辑 魏志军 章海宁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485 - 9
定 价 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这部著作原本是孙超博士的博士后工作站出站报告,我因有幸做了一回他的合作导师,便有了优先拜读的荣幸。其实,由于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我对乌利茨卡娅所知甚少,最初获取的相关学术信息大多来自孙超博士。很感谢他引我步入乌利茨卡娅斑斓的艺术世界,让我对这位出类拔萃的俄罗斯当代女作家有了实质性的认识和感悟。但认真说来,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我也只是客串一下,既然受命为这样一部颇有分量的高度学术化的研究著述作序,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地谈点读后感,仅此而已。

我是怀着欣喜的感佩之情来读这本书的。当初,这个出站报告是用大十六开纸单面印刷的,看上去十分厚重,沉甸甸的。我因不专门研究这位作家,心中不免产生了一缕惶恐。然而,一读进去,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吸引我的并非乌利茨卡娅作品的赏心悦目,也并非孙超博士辞章的华美。魅力另有所在。

其一,我认识到,这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部学术价值不容小觑的力作,具有开乌利茨卡娅系统研究先河的意义。尽管近年来这位女作家已经成为俄国乃至当代世界文学中十分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家,但时至今日,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俄国也没有一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述。看得出来,孙超博士由于在俄国多年的刻苦钻研已经有了丰厚的文学研究积淀,并且掌握了异常广博的学术信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率先著就全面研究乌利茨卡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

主题和诗学的难得佳作,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独立、鲜明的见解和分析问题的透辟。

其二(虽然是“其二”,但这一点特别值得称道),孙超博士对乌利茨卡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的文本把握得非常深入、细致,理解和感悟至深,既看到了作品中蕴含的国家与个人的冲突、梦想与现实的悖逆等俄罗斯文学固有的传统主题,体悟到作家笔下对俄罗斯文学道德探索和人道主义强大传统的承袭与创新,又捕捉到作品别具一格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心灵主题和自我牺牲主题的精微体现。

通过对乌利茨卡娅小说深层内蕴的发掘,作者让我们看到其中所反映出的作家的道德理想和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全书风格质朴,用词准确,细致入微而又贴切地论说了作家小说创作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珍贵、独到之处:对普通人的阳光的、浸透欣赏之情的态度,穿透人心理的心理探索的功力,对普通人人格尊严的维护,对人的温暖的关爱……而这一切对人性的深切情怀都是通过平缓的、自由式的叙述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的。与此同时,每位主人公的语言又极富个性化特征,话语与人物内在的精神特质惊人的吻合,这尤其有益于揭示现存世界五彩缤纷的各类人物的驳杂个性及相互关系。

其三,论著的视域异常宏大,几乎涵括了俄国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俄罗斯人的文化心理,古典文学的主题和诗学特征,乌利茨卡娅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当今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女性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新感伤主义文学等等。这种博大的视域为乌利茨卡娅研究大文化语境的把握和作家定位作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孙超博士还研读了大量文化史、文学史、文艺理论、诗学理论、俄国二十世纪各文艺学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以及俄国当代文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文评、神话诗学、童话诗学等方面的著述,为专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基础。

最后,孙超博士之所以能够窥探到乌利茨卡娅艺术世界的深层奥秘,还得益于他所采用的恰当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无论是在本书中运用的主题研究

法,还是人物性格类型化的研究,都基于对作品文本的熟稔和潜心研读后的参悟,从不忽略对作品任何有价值细节的思索和诠释,而这些诠释都有着丰厚的俄罗斯文化蕴积和哲学思想的依凭。并且,这种研究还旁及与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及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比较,对乌利茨卡娅如何继承和建构古典文学并在时空观、梦境和叙事语言等方面所作的诗学创新,有着贯穿古今的精当把握。

在当今不乏浮躁之风的学术氛围中,孙超博士能够恪遵学术研究严谨、缜密、求真的风范,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样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相信,这位年轻的学者定会大有作为。预祝孙超博士一帆风顺,学术研究有更多的建树,不断为学界带来富有前沿性的新成果!

金亚娜

2012年3月22日

序二

关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文学,当今的批评界有不少悲观的论调。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文章的作者或是读的书很有限,与此相应,也就对新作家新作品所知甚少,抑或是他们在书目的选择上不是很走运。现在,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现今俄国的书摊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图书,这在以前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不是绘着半裸的美女,就是刻着神秘的预示符号,或是一幅鲜血淋漓的血腥图画,再配上令人胆战的标题……这样的书触目皆是,好像在冲着读者怒吼:“快买我们吧,我们是精品,我们在出售……”但是,被这些缺少一定艺术含金量的作品蒙蔽的读者是很不幸的。显而易见,读过上面这些书根本就不会增长智力,更不会充实精神。

确实,现在真正的文学让那些写作狂和文学过客匆匆草就的低俗、媚俗作品冲击得无处藏身,被彻底淹没在文本的海洋中。但是,真正的文学还是存在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布宁、安德烈耶夫、高尔基、纳博科夫、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等许多经典作家开创的美学传统并没有终止。寻找当代俄罗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家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有些人首先会列出贝科夫、马卡宁、希施金、尤泽福维奇、卡巴科夫、瓦尔拉莫夫、巴甫洛夫、鲁宾娜、阿库宁、奇若娃、佩列文、普里列平等人的名字,另外一些人则会列出其他作家的名字。还有一些人认为,当代文学大花园也少不了比托夫、拉斯普京、伊斯坦

德尔这样一些二十年前就闻名全俄且还健在并从事创作的作家。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无论让谁来拟定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名单,都无法避开一个名字,这就是乌利茨卡娅。

毫不夸张地说,这位当今文坛当红作家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就闻名国内外。乌利茨卡娅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和童话使她获得了众多的俄国和国际文学奖项,成了骑士勋章的获得者。她具有鲜明的公民立场,而且在公开的表述中不止一次地捍卫过这一立场。她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读者对她的新作总是翘首以盼,而且她也不会让喜爱她的读者失望。似乎在她的笔下从来没有诞生过质量低劣的作品,而且有目共睹的是,这位杰出作家的才华却日渐丰厚:题材不断地扩展,主题变得愈来愈有说服力,心理分析手法渐趋完善,哲理性愈来愈深刻。我为那些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可以用母语来阅读关于乌利茨卡娅的学术著作。无疑,这种阅读必定会令人神往,同时也不无裨益。本书的作者孙超博士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他非常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发表过学术论文,既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

众所周知,一切事物都是在比较中得到认识的。孙超博士把自己研究的作家的创作放置在一个相当广博的当代俄国文学语境中,这自然使他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读过本书后,读者会扩展自己的认识,也会对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当代俄国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说当今文坛的常见主题,还有一些争论性的话题,像新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文学和新感伤主义等。

孙超博士详细地论述了乌利茨卡娅创作中的基本主题,如个性的成长过程、个体与社会、人与历史、个性与国家等,他指出,对于乌利茨卡娅而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灵世界和心灵感受,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的确,是否具有一颗心灵构成了她笔下众多人物的评价标准。在本书中,这位年轻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关于作品主人公生活中梦想的特殊意义。在乌利茨卡娅的作品中,梦想确实经常会起到串

联情节的作用,几乎是在“引导着”故事。梦想和现实是复杂且矛盾生活的两个组成部分。梦想可以使人超越日常现实,照亮他的生活,赋予生活以意义,并把日常生活提升为存在。孙超博士的研究切入到了作家的创作机体内部,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这位年轻学者而言,分析文学作品的重点不是它写了什么,而是怎么写的,一部短篇或中篇是如何建构的。孙超博士认为,乌利茨卡娅发表的长篇《绿色穹顶》写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生活,写的是勇敢和背叛,写的是“六十年代人”的故事。这部书以真诚、抒情和毫不掩饰的冷峻征服了广大读者,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她的另外一部长篇《翻译达尼埃尔·什塔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俄国的社会意见调查表明,这部书的发表成了2006年俄罗斯的重大新闻。在这部篇幅巨大的社会历史兼宗教哲学作品中,相比较而言,乌利茨卡娅超越了对俄国生活和纷乱历史的描述,是对世界范围内善与恶的哲理思考,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处在历史语境下个体作用的拷问,对自由选择及宿命作用的求索。

相信孙超博士一定不会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真心预祝他出更多的科研成果,也希望他今后能继续研究乌利茨卡娅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无疑,这位作家绝对配得上这种学术关注。

符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麦斯金

2012年3月25日

引 言

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文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鲜明代表。在较短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世界文坛上,作家都赢得了普遍的关注。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受到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作家的很多作品相继被改编并搬上了银幕和舞台。乌利茨卡娅获得的众多文学奖项是对她艺术创作水平的最好证明:1996年获法国“美第契”奖,1997年获“莫斯科—彭内”国际文学奖,1999年获意大利“朱赛佩·阿采尔比”奖,2001年获俄罗斯“布克”文学奖,2004年在莫斯科第十七届国际图书展销会上乌利茨卡娅因其创作“在非商业文学领域中享有的创纪录的畅销”而被评为年度作家,2005年初,乌利茨卡娅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骑士勋章,2007年又成为俄罗斯文学奖“大图书奖”的获得者。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界,乌利茨卡娅几乎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无疑,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其在作品中描绘的独特艺术世界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乌利茨卡娅的全名是柳德米拉·叶甫盖尼耶夫娜·乌利茨卡娅(Людмила Евгеньевна Улицкая)。1943年2月23日出生在乌拉尔,战后随家人迁居莫斯科。196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后在苏联科学院生物遗传研究所工作。1970年,因阅读当时被禁的“地下文学”出版物而被研究所开除,从而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当时,乌利茨卡娅主要靠写儿童剧、广播剧和木偶剧等维持生计。1979年至1982年,她进入莫斯科犹太话剧院担任文艺部主任。这以后,乌利茨卡娅正式开始文学创作。

1983年,她的处女作《一百个纽扣》(Сто пуговиц,1983)^①由“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似乎奠定了她今后作品的基本体裁,要知道,作家一向重视儿童题材小说的写作。此后,她还创作了剧本《我的孙子维尼阿明》(Мой внук Вениамин,1988),写过电影剧本《彩缎姐妹》(Сестрички Либерти,1990)和《大众女性》(Женщина для всех,1991)。最初,乌利茨卡娅从事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家糊口。所以,她的早期作品艺术价值并不十分突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她的一些短篇小说相继发表在《新世界》《星火》《首都》《大陆》《俄罗斯思想》等报纸、杂志上。但这些作品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多数发表在一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性并不十分鲜明的报纸和杂志上。^②

1992年,发表在《新世界》杂志第七期上的中篇小说《索尼奇卡》(Сонечка,1992)给作家带来了相当大的声誉,这部小说入围了1993年度“布克”文学奖的最终决赛名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出现了对作家创作的一些评论文章。^③可以说,《索尼奇卡》是乌利茨卡娅的成名作。

1994年,乌利茨卡娅早期创作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穷亲戚们》(Бедны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1994)在俄罗斯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又分为《穷亲戚们》和《小女孩》(Девочки,1994)两个系列,共收录了作

① 括号内标明的是这部作品的俄文名和首次出版的年代。文中以后出现的作品在第一次出现时,均如此标注。——作者注

② 如发表在以下报纸和杂志上的小说:Улицкая Л. Бронька // Огонёк. 1989. №52. С. 20 - 23; Три рассказа // Крестьянка. 1989. №2, 1990. №3; Счастливые // Ковчег. 1991. №2. С. 85 - 89; Перловый суп // Столица. 1991. №46/47. С. 120 - 121。

③ 详见下列文献:Прусакова И. 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Сонечка. Повесть // Нева. 1993. №1. С. 236; Золотоносов М.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с приставкой «нео»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7 фев. 1993. №6. С. 5В; Лямпорт Е. 10 000 фунтов лиха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2 авг. 1993. №151. С. 7; Кузичева А. В списках значится... «Вечная Сонечка»? // Книж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7 дек. 1993. №50. С. 13; Быков А. «Сонечка» и другие // Урал. 1994. №2 - 3. С. 287 - 288。

家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十四篇。乌利茨卡娅的这部小说集多次再版,“几乎成为了当今文坛的经典”^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小说集首先是在国外出版的,先有法文版,然后有德文版,之后才有俄文版。难怪评论界认为,乌利茨卡娅的艺术才华是在国外最先获得承认,之后又提升了作家在俄罗斯本国的知名度。

1996年,《新世界》又发表了乌利茨卡娅的中篇小说《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Медя и её дети, 1996),它也入围了1997年度的“布克”文学奖最终决赛。这部小说被专家学者誉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作之一。^②从此,乌利茨卡娅进入了当代俄罗斯一流作家的行列。

1998年,她的中篇小说《欢乐的葬礼》(Весёлые похороны, 1998)发表,同样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

2000年,她的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 2000)发表,它可以说是乌利茨卡娅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又一部杰作。2001年,这部小说终于让作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布克”文学奖。

虽然乌利茨卡娅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但是对其作品的评价却争议不断,客观、公正的论述比较少见。下面,我们就梳理一下国内外对乌利茨卡娅作品的评论文献。

目前,对乌利茨卡娅的研究主要是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文章。总体上看,评论家们对乌利茨卡娅的接受充满了矛盾:有人把她看作是

① Молчанов А. Настоящая женская проза или Феномен Людмилы Улицкой. 9 дек. 2002. <http://writer.fio.ru/news.php?n=200578&c=1668>.

② 详见下列文献:Тимина С. Ритмы вечности. (Роман Людмилы Улицкой «Медя и её дети») // Пером и прелестью. Женщины в пантеон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 ст. Ополе, 1999. С. 145; Немзер 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О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90-х годов // Новый мир. 2000. №1. С. 219.

所谓“女性文学”^①的代表作家,经常把她的名字同“太太小说”^②、“街巷文学”^③联系起来;也有人把她视为“后现代派”^④作家;还有人称乌

① 详见下列文献:Казарина Т. Бедны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Серия «Первая книга». М., «Слово». 1994 // Преображение. 1996. №4. С. 169; Ремизова М. GRANDES DAMES прошедшего сезона // Континент. 2002. №112. С. 405; Молчанов А. Настоящая женская проза или Феномен Людмилы Улицкой. 9 дек. 2002. <http://writer.fio.ru/news.Php.p=20057&c=1668>; Барашкова С., Желобцова С. Сюжетообразующая функция сна в романах Л. Улицкой и К. Вольф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Кристе Т.» // 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в новом тысячелетии. В 2 тт. М. ИД «Таганка», 2003. Т. 2. С. 199; Колядич Т. Можно ли считать «женскую прозу» явлением // Проблема эволюц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Вып. IX. М.: МПГУ, 2003. С. 242; Ровенская Т. Опыт нов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а: «Медя и её дети» Л. Улицкой и «Маленькая Грозная» Л. Петрушевской // Адам и Ева: Альманах генде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М.: ИВИ РАН;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3. С. 333.

② 详见下列文献:Латынина А. Кровь и кубики / Финалисты Букера - 97 с дву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4 сен. 1997. №39. С. 11;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А. «Триумф» и трагедия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тоги года: анкета «Знамени». Критики о премиях // Знамя. 1998. №1. С. 193; Чупринин С. Россия на пути от самой читающей и самой пишущей страны в мире // Знамя. 1998. №1. С. 204; Рыжова О. Коитус Кукоцкого, или Сам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ая домохозяйк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2 - 28 сен. 2004. №37. С. 11.

③ 详见下列文献:Улицкая Л. «Я пишу для вас...»: [Беседа с писательницей Л. Улицкой / Записала Наталья Мавлевич] // Семья и школа. 2002. №3. С. 26; Минералова И.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к статье И. А. Остренко,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е в сборнике статей «Миров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для детей и о детях». Вып. 9. Ч. 1. М., 2004. С. 62.

④ 详见下列文献:Дарк О. Без/с бесов: Чистые кристаллы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 после объяснений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6 янв. 1994. №15. С. 7; Ишкина Е. Поэтика рассказов Л. Улицкой //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филологи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Киров, 2003. С. 102.

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文坛新感伤主义流派的主将。^① 这么驳杂的观点说明作家艺术文本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评论家梅拉的论述可以作为例证。在自己的文章中,作者试图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阐释中篇小说《索尼奇卡》,但是在对文本的详尽解读后,作者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乌利茨卡娅并不是以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去描绘生活、塑造女性,而完全“是从男性的角度”^②出发来写作的。评论家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阐述乌利茨卡娅文学创作的归属流派。这在作家本人看来纯粹是在做无用功。她曾调侃似的说过,若是评论家们“能在她的身上贴上个标签的话”^③,他们就会感到轻松些。

对乌利茨卡娅作品本身的评价同样是各抒己见。库克林详细分析了作家作品中作者对待主人公的态度,并以此认为乌利茨卡娅先前从事过的遗传学专业对作家创作影响很大。在评论家看来,乌利茨卡娅是一个“执迷于书写日常生活的作家”,“大自然以及自然属性的工作者,纯粹的自然主义者”。根据库克林的观点,作家对待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就像是对待“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一样,他们在她笔下就是“植物”。这位评论家认为,乌利茨卡娅的一切创作“一文不值”。他认为,作家在读者中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因为她写的是“智力、迫害、侮辱、受难的题材”^④。

雷若娃的观点更加偏激。她认为,在小说集《穷亲戚们》中,“精

① 详见下列文献: Золотоносов М.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с приставкой «нео»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3. №6. С. 5В; Лейдерман Н.,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3-х кн. М.: «УРСС», 2001. Кн. 3. С. 83 – 86; Нефагина Г.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3. С. 93 – 94.

② Мела Э. «Сонечка» Людмилы Улицкой с гендер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овое под Солнцем? // Преображение. 1998. №6. С. 107.

③ Улицкая Л. «Считайте меня ретроградом» //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5 дек. 1998. №28 – 29. С. 4. <http://www.spbumag.nw.ru/oldindex.html>.

④ Куклин Л. Казус Улицкой // Нева. 2003. №7. С. 177, 180, 183.

神自由”与“性解放”紧密相连。评论家把《索尼奇卡》看作是一部典型的“太太文学”作品、“爱情小说”,认为《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主要体现了作家对“生理现象”的格外关注,《欢乐的葬礼》说明了“家庭主妇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是完全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按照雷若娃的观点,《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写得很差,“甚至非常差”,小说的第二部“简直是后现代派手法,不然,就简直没有办法称呼它”,《您忠实的舒里克》(Ваш искренний Шурик, 2004)是一部生物学小说,对于作家新发表的短篇小说,则说其艺术世界“由于文本自身的控诉倾向显得虚情假意、可怜兮兮,足以腐蚀任何人”。^①

我们认为,上面几位学者的观点从根本上偏离了文艺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太多主观片面的言论,所以,它们无助于揭示乌利茨卡娅创作的艺术特色及其作品中存在的不足,更不利于客观、公正地阐释作家的整体写作风格。难怪作家本人对这样的评论一向保持缄默,有时会略带些许的不满。^②

在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中,也有一些观点独到、分析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例如,季敏娜运用神话诗学的方法详尽地解读了《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她把乌利茨卡娅看作是这样一类作家中的一员,“这些人甚至就是在恐怖的年代,也不会畏惧把惊慌失措、屡受践踏,但无论何时

① Рьжова О. Коитус Кукоцкого, или Сам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ая домохозяйк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2–28 сен. 2004. №37. С. 11.

② 详见下列作家的采访录:Улицкая Л. «Мне интересна жизнь “серых людей”»: [Беседа с писательницей Л. Улицкой / Записала Маргарита Рюриков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 сен. 1995. №38. С. 3; Улицкая Л. «Принимаю всё, что даётся»: [Беседа с писательницей Л. Улицкой / Записала Анастасия Гостева]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0. №1. С. 224; Улицкая Л. Интервью радиостанции «Эхо Москвы» 1 июл. 2001 г. <http://www.echo.msk.ru/interview/interview/5017.html>; Улицкая Л. «Я пишу для вас...»: [Беседа с писательницей Л. Улицкой / Записала Наталья Мавлевич] // Семья и школа. 2002. №3. С. 26.

又无比强大的‘精神的’人置于他们精心构建的世界的中心”^①。

斯科沃尔措夫和斯科沃尔措娃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了《欢乐的葬礼》中自我牺牲的爱情主题以及主人公们独特的世界观。评论家们试图揭示乌利茨卡娅作品的核心主题以及中心思想,并把这部小说同当代哲学家(如亚斯贝斯等人)的有关论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②

谢戈洛娃把乌利茨卡娅的几部中篇小说放置在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的大背景下审视,意在揭示作家创作的基本理念。评论家认为,乌利茨卡娅创作的主要特色是作者对待笔下人物的独特态度,是平缓的叙述方式。她公正地指出,“乌利茨卡娅受到读者的好评并不是因为她对人性的格外关注,而是因为她对人性的深切同情,这种素质在当今文坛并不多见”^③。

由此可见,上述评论文章主要分析的是乌利茨卡娅的几部中篇小说,作者们都试图对作品的内容作概要精练的分析。

总体上看,西方斯拉夫学者对乌利茨卡娅的评价要比俄国国内的评论家们客观、公正许多。法国的文评专家称乌利茨卡娅的小说是“自白性质的”,认为“她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性的细微感受,并为它们披上了华美、精准的语言这层外衣后,献给了读者。作家的创作想象力是自身体验的继续,这种自身体验非常特别,而且在很多人看来又十分亲切。她笔下的主人公语言有个性,这种话语令人惊奇的准确,

① Тимина С. Медяя XX века: полемика, традиция, миф //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9 июн. 1998. №16 - 17. Источник материала найден в Internet. <http://www.spbumag.nw.ru/ooldindex.html>.

② Скворцов В., Скворцова А. Самобытие человека в повести Людмилы Улицкой «Весёлые похороны» // Вестник ВолГУ. Серия 2: Филолог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Волгоград: изд-во ВолГУ, 2000. №5. С. 105 - 112.

③ Щеглова Е. О спокойном достоинстве и не только о нём: 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и её мир // Нева. 2003. №7. С. 185.

并保留着词语最初的语义”。^① 费尔南德兹认为,乌利茨卡娅的小说属于那种能够“穿透心灵”^②的杰作。依照穆茨的观点,作家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的核心主题是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与人相关的一切、人的个性等,这些问题在乌利茨卡娅笔下都是通过爱来表达的……这种爱将自身创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带入了现实生活中”^③。德国文评家欧伯米勒在评价乌利茨卡娅的短篇小说集《直线》时,强调指出了作家同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承继关系,“乌利茨卡娅小说中反映的故事情景,如果偏离开俄罗斯文学,恐怕是不可能透彻理解的。在描述后苏联怪诞的日常生活时,作者不仅笔触精当,而且奇妙地再现了文学传统”^④。

中国俄语文学界的同人们也为乌利茨卡娅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作家的几部中篇小说(除了《欢乐的葬礼》外)都译成了汉语。但有关乌利茨卡娅的评论文章多数属于介评性质^⑤,有

① 援引自对作家的采访录:Улицкая Л. «Считайте меня ретроградом»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5 дек. 1998. №28 - 29. С. 4. <http://www.spbumag.nw.ru/oldindex.html>。

② Fernandez D. *Tolstoi et les bebes*, Nouvel observateur. P., 2003, №2038. p. 59.

③ Mouze C. *L'amour... est partout*, Quinzaine litt. P., 2002, №824. p. 10.

④ Obermuller K., *Von der Kunst der Lebensluge*, Weltwoche. Zunch, 2003, Jg. 71, №32. s. 71.

⑤ 详见下列文献:杨明明、李昕:《母性的呼唤——乌利茨卡娅的〈索尼奇卡〉述评》,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第69~70页;侯玮红:《一部探讨人的存在之奥秘的杰作——评〈库科茨基的特殊病例〉》,载《外国文学动态》2002年第2期,第23~25页;陈方:《拥有最多读者的俄罗斯女作家:乌利茨卡娅》,载《译林》2006年第4期,第197~200页;余一中:《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世纪末”意识》,参见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编:《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90页。